




研外
究國
叢文
書學

Anxious Identities:
A Study of Gish Jen's Immigrant Novels

身份的焦虑

——任璧莲移民小说研究

◎ 李红燕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研外
究國
書文
學學

Anxious Identities:
A Study of Gish Jen's Immigrant Novels

身份的焦虑

——任璧莲移民小说研究

◎ 李红燕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身份的焦虑:任璧莲移民小说研究 / 李红燕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 12

ISBN 978-7-308-14108-6

I. ①身… II. ①李… III. ①华人—移民—研究
IV. ①D6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0782 号

身份的焦虑——任璧莲移民小说研究

李红燕 著

责任编辑 杜玲玲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218 千

版 印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108-6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0571-88925591; <http://zjdxcsb.tmall.com>

内容提要

任璧莲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当代华裔美国作家。她的小说结合身份认同,探讨了二战以来美国华人移民的生存状况和思想意识的发展变化,表达了对美国弱势族群的关怀和对美国社会现状的思考。本书以当代文化政治批评高度关注的边缘性和社会身份关系问题为切入点,结合当代西方社会学和心理学关于身份的论述与发现,对任璧莲的几部主要移民小说进行梳理和分析,指出任璧莲的小说所反映出的身份焦虑。任璧莲的小说从阶级、文化、基因等层面所揭示的移民个人与群体身份地位说明:在具有种族从属关系的美国社会里,移民无法完全决定自己的身份,身份焦虑不可避免地成为流散移民的宿命。本书共分六个部分:

第一章前言介绍任璧莲作为第二代华裔的出身背景以及她在文学领域的成就,梳理国内外任璧莲研究现状,并从美国华人移民所遭受的身份制约出发讨论华裔美国作家职业发展道路上的坎坷,以及任璧莲的创作所流露出的“焦虑”之情。

第二章对西方学界关于身份的概念、理论和观点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本章首先区分有助于身份研究的两大视角——源自于社会学的个体身份理论和源自于心理学的社会群体身份理论,其次梳理身份分类的起源、框架和政治效应方面形成的研究传统,指出阶级、族裔等边缘性的社会群体身份都受到种族的制约,它们与政治的关系常常揭示了社会不平等现象和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利益矛盾。

第三章以任璧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典型的美国人》(*Typical American*, 1991)为例,分析任璧莲对于阶级身份问题的关注。本章从阶级这一社会群体身份入手,结合二战后三十年的美国历史,集中考察作品中第一代华人移民的生活状况。他们因移居美国而造成阶级地位下移,从中国的上层阶级跌落到美国的贫民阶层,因而产生了阶级身份焦虑。为消除焦虑,他们保持流散贵族的

心理定势和上层阶级身份意识,将个人的自我归类等同于上流社会的西欧裔美国人,他们在经过多年打拼之后,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中间人”的身份地位。本章探究了第一代华人移民移居美国后表现出的阶级身份变化、生存方式转换和处理个体与族群以及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的政治立场,进而指出,由于美国上层阶级群体和种族身份边界的双重阻碍,第一代华人移民的个人阶级身份认同始终未能得到他们的目标群体的接受,因此,他们的阶级身份焦虑仍将继续。

第四章集中讨论任璧莲对于文化身份问题的关注。本章以任璧莲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希望之乡的莫娜》(*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1996)为例,结合美国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社会运动和思潮,考察作品中第二代华人移民的文化身份焦虑。小说中的两位女主人公,面对美国白人主流社会的文化压力,分别尝试了不同的文化身份定位,如“亚裔美国人”和“犹太人”,以期提升个人的社会地位。本章认为,通过上述两条道路选择,任璧莲生动地刻画了第二代华人美国移民的文化身份焦虑,并指出这种焦虑的根源仍然是美国社会中的种族压力。不论华裔个体选择加入“亚裔”这一虚构的、缺乏整体文化内涵的群体,还是以改宗的方式加入另一族裔群体,都不能改变华裔美国人的社会群体身份,因此,华裔个体的身份焦虑仍无法消除。

第五章探析任璧莲对于性别和基因等问题的关注。本章结合任璧莲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妾》(*The Love Wife*, 2004)集中考察了第二代华人移民的跨族爱情和婚姻。任璧莲小说中的美国华裔因在生活中深受种族等级的影响,表现出对“白色”身体的偏爱和向往。他们为更快地融入白人社会而选择跨族婚姻,然而通婚使华裔在家庭内部产生社会性别身份错位。此外,混血儿的基因,无论是遗传深肤色多,还是复制浅肤色多,华裔都不能解决他们的种族身份问题。小说表明,华裔个体试图通过通婚重构基因,重塑族裔/种族身份,以消解因血统关系造成的心理焦虑,但是,美国的种族观念和华裔的身份地位(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群体的)并不能因为通婚和基因的融合而迅速得到改变。

第六章结论部分指出,任璧莲的“焦虑”写作充分展示了美国少数族裔生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受错置和被歧视(身份焦虑之源),另一方面是选择性同化(缓解身份焦虑之方)。任璧莲的小说对于华人移民的身份焦虑进行了连续的、层层深入的探讨。小说表明,移民个体并不总是能够以改变自我角色身份的方式来赢得目标社会群体身份,个人身份的改变最终受制于种族群体身份。小说中人物在阶级、族裔文化和基因方面的焦虑,在很大程度上与作家自身的身份焦虑相契合。作家通过这些小说,叩问自我和美国社会。任璧莲认为在现代美国导致身份焦虑的根源仍无法消除,她用写作表达了自己对美国多元文化现状的理解和批判。

目 录

第一章 前言	1
第二章 身份政治与流散作家	18
第一节 自我身份的认同	19
第二节 身份认同的政治	29
第三节 流散/移民与身份认同	38
第三章 《典型的美国人》中的移居与阶级位移	51
第一节 移民贵族的阶级位移	52
第二节 流散中的贵族心理	71
第三节 没落贵族的政治倾向	78
第四章 《希望之乡的莫娜》中的信仰与文化归属	90
第一节 世纪末的文化论争	93
第二节 归属“亚裔文化”	98
第三节 皈依犹太教	110
第五章 《妾》中的跨族通婚与基因重构	127
第一节 身体的等级	132
第二节 错位的性别身份	142
第三节 基因的忧虑	156
第六章 结论	166
参考文献	178
索 引	186

第一章 前言

当代美国作家任璧莲(Gish Jen, 1955—)^①是第二代华裔美国人。她的父亲(Norman Jen)是土木工程教授,母亲(Agnes Jen)是小学教师,他们曾是20世纪40年代的留美学生,分别来自中国江苏宜兴和上海。^②任璧莲兄妹五人,

① 任璧莲原名 Lillian Jen, 又称 Jade Lotus Jen。她最初的两部作品([1] Lillian Jen, "Belying-Up", *The Iowa Review*, 12.4 (1981): 93-94. [2] Lillian Jen, "The Small Concerns of Sparrows", *Fiction International*, 14 (1982): 47-55.)使用本名 Lillian Jen 发表,此后她根据自己喜爱的一个女演员的名字,给自己更名为 Gish Jen。她认为 Gish 这个名字铿锵有力,且无性别暗示,她希望通过更名达成“对自我的再创造”(参见 Yuko Matsukawa, "MELUS interview: Gish Jen", *MELUS*, 18.4 (Winter 1993): 111.)。在迄今为止的国内任璧莲研究中,Gish Jen 的名字有着不同的中文翻译,其中主要包括三种:任璧莲、任碧莲和吉什·任。围绕 Gish Jen 的中文译名,国内外外国文学界尚有争议,例如,吴冰和张子清主张使用作家父母给他们起过的中文名任璧莲,因为这样做便于我们在中国使用。(参见吴冰:“华裔美国作家、学者的姓名中文怎样处理好”,《外国文学》,2008年第2期,第103—105页。)王理行和郭英剑等学者主张采用作家的中文音译名吉什·任,因为她是美国人,写作的语境是美国,写作的语言是英语,应该把她同其他美国作家一样对待。(参见[1]王理行、郭英剑:“论 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 的中文译名及其界定”,《外国文学》,2001年第2期,第88—91页。[2]王理行:“论美国华裔作家的姓名问题”,《外国文学》,2007年第6期,第65—68页。)

② 她父亲原是中国的水利工程师。1945年,中国为在上海开辟抗日第二前线需要港口工程师,他被派去美国协调此事。为了行程的安全,他辗转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印度,穿过欧洲,横渡大西洋。在他终于抵达美国时战争已经结束了,于是他临时决定留下来读研究生,然后回国。她母亲是大户人家的小姐,出国留学镀金("gilding the lily"),目的并非为了就业,而是装点门面之用。后由于新中国成立,他们与其他五千名左右留学生一起被美国政府强行留美,以防他们回国为共产党政府效力,因此成为移民。根据难民法案,美国允许滞留的留学生加入美国国籍,但是她父亲觉得被视作难民是一种侮辱,所以他拒绝加入美国国籍,以至于在此后的数年里,他成了没有身份地位的人,不属于任何国家。

她排行第二。1955年8月12日任璧莲出生于美国纽约的皇后区(Queens Borough),后随父母移居杨克斯(Yonkers)。那是个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居住区,那时任璧莲及其兄弟经常遭受社区里孩子们的欺负。后来他们搬到富裕的郊区——斯卡斯代尔(Scarsdale)^①,情况大为好转。任璧莲说斯卡斯代尔是一个与杨克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不同的社区”,虽然任璧莲一家仍然是社区里唯一的亚裔家庭,但是当地居民对他们的态度比较友好。此外,这个社区拥有良好的教育资源。以前杨克斯的学校图书馆只有一个书架的书,而斯卡斯代尔学校所提供的书籍数量则大得多,这对于酷爱读书的任璧莲来说真是如鱼得水。她阅览了大量英语经典文学作品,其中包括美国犹太作家的小说,这对她爱上文学和从事写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任璧莲对文学创作的兴趣十分浓厚。她从小学起就参与办班报,每一期她都投稿。她曾跟同学表示自己非常喜爱写作,并愿意终身从事写作,但是她也知道父母不会同意。像很多其他华人移民一样,她父母希望子女们选择实用的专业,比如商科或医科。1972年任璧莲中学毕业,她遵循父母的教诲,进入哈佛大学读医学和法律预科,同时她也根据个人爱好选修写作课。在大学学习期间,她发现美国文学史里完全没有亚裔美国作家的影子,这使她很震惊,但这并没有阻碍她学习文学和写作的计划,她在1977年毕业时获得文学学位。任璧莲大学毕业后,她的大学写作老师(Robert Fitzgerald)推荐她在道布尔迪(Doubleday)出版社找到了一份工作。后来她还是遵照父母的意见进入商学院学习,不过,她始终没有忘记她的文学梦。虽被哈佛录取,但她选择了斯坦福(1979—1980),因为斯坦福也开设写作课程。她仍想当作家,只是父母始终不支持她写作,并因为任璧莲的固执而断绝对她的经济援助。在任璧莲看来,她父母对子女职业选择的看法并不是中国化的看法,而是同化的结果,他们认为美国女性应该独立而不是依附于丈夫。父亲劝解她,希望她有自己的“饭票”,不然将来丈夫有可能虐待她。写作确实不是“饭票”,尤其是在起步阶段。为谋生,1981年任璧莲从斯坦福退学去中国山东济南矿业大学当了一年英语教师。回美国后她进入爱荷华大学的作家训练班(Iowa Writers' Workshop),1983年获得FMA^②。

任璧莲认为,从事写作之前必须先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她多次表示,如果没有经济来源,写作将会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她负担不起,所以她必须有

① 犹太人大约占40%,是该社区里的多数族裔。

② Master of Fine Arts degree.

工作,特别是在她年龄大起来并有了孩子之后,有经济保障是必需的。她从事的工作都和文学有关,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的30多年里,她先后在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马萨诸塞大学、拉德克利夫(Radcliffe)、哈佛、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任教,开设小说写作等课程。

任璧莲在工作之余不断进行写作。她的短篇小说和文章常见诸美国各大报纸杂志,如《纽约客》(*The New Yorker*)、《时代》杂志(*Time magazine*)、《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和《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等,此外,任璧莲还创作了四部长篇小说。

最早给任璧莲带来巨大声誉的是1991年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典型的美国人》。促成她写成此书的是她第一次中国之行(1979年),此行令她对中国人、美国人和华裔美国人之间的差异有了感性认识,并将这种认识融入写作的主题。她先将男主人公拉尔夫一家的故事写成了短篇小说《在美国社会里》("In the American Society", 1986),后来重新创作成长篇小说。在编辑的建议下,小说出版时改用现在的标题,突出华人移民在美国社会里的变化——从典型的中国人变成“典型的美国人”。此书幽默的写作风格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国文学评论界对此书是好评连连,如马修·吉尔伯特(Matthew Gilbert)称此书是一部“风尚喜剧”(a comedy of manners),A.罗伯特·李(A. Robert Lee)称之为“错误喜剧”和“警世小说”(comedy of errors, Cautionary Tale)……小说封里的一则简妮恩·菲利普斯(Janyne Anne Phillips)的简评较具代表性,该评论称此书实际上是一个美国故事。这部极为机智、有趣而又令人心酸的小说或许是为美国文学增添光彩、描绘当代移民经历的最佳作品。

1996年,任璧莲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希望之乡的莫娜》问世。从人物和故事来看,它是《典型的美国人》的续篇,其创作深受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多元文化主义运动的社会大背景和斯卡斯代尔社区多族裔的生活小背景的影响。这部小说获得很多的关注和好评,美国文学评论界对此书赞赏最多的是:这部小说鼓励承认族裔身份和文化多样性,以智慧和艺术展现了多元文化信息,它更新了美国梦,表现了美国梦的复杂性,并以此打动读者,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

2004年,任璧莲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妾》出版。这部书的创作受到任璧莲自己的跨族婚姻和两个混血子女的不同境遇的深刻影响。这部作品的写作形式采用了电影技巧(跳跃剪辑、闪回、嘉宾式讨论),在现实地反映人物和事件的外部结果的同时,再现人物丰富的心理变化过程。辛西娅·奥兹克(Cynthia Ozick)称赞这部小说中的叙述和对话都很有创造力,家庭故事显得生动真实。

汤亭亭也认为这部小说中的故事真实性强,故事中的黄姓人家颇能代表日益增多的美国通婚家庭。此外,还有许多关于小说主题的评论,如戴尔·拉宾(Dale Raben)(*Library Journal*)指出,这部小说提出了关于家庭内部种族关系重要性的问题;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The New York Times*)认为,这部小说对家庭、种族、身份和美国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伯纳黛特·墨菲(Bernadette Murphy)(*The Los Angeles Times*)赞赏任璧莲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幽默的写作风格叙说了在政治正确时代家庭成员间的爱和承诺。

2010年,任璧莲出版了她的第四部长篇小说《世界与小镇》(*World and Town*)。女主人公哈蒂·孔(Hattie Kong)68岁,父亲是孔子的后裔,母亲是美国白人,早年在中国做传教士。她在中国长大,十几岁移居美国,退休前是高中生物老师,小说开始时,她已丧偶,孤身一人,刚迁至一个英格兰小镇生活。作家阿莱格拉·古德曼(Allegra Goodman)评价此书时说,世界是任璧莲的舞台,她笔下的小镇是她的剧院,这部小说充满个人的和政治的历史感,表现了女主人公和邻居(柬埔寨移民)从心理创伤中走出的过程。埃伦·坎纳(Ellen Kanner)(*The Miami Herald*)说,这部丰富的、热情的作品表达了任璧莲对人类如何阐释家庭、文化和家的兴趣。罗恩·查尔斯(Ron Charles)(*The Washington Post*)认为,这部思维敏捷的、热情的小说以平和的方式呈现了对因移居带来的挑战、科学理性主义的局限性和原教旨主义的恶行的思考。唐娜·西曼(Donna Seaman)(*Booklist*)称赞任璧莲继续了以往作品幽默、智慧和富有同情心的写作特点,她认为这部小说对存在和意义之间的任何一种想当然都提出了质疑。^①

在当代华裔美国作家中,任璧莲无疑是“一朵奇葩”。^② 由于任璧莲在写作

① 以上关于任璧莲四部长篇小说的评论介绍参考了:Scarlet Cheng, “Gish Jen Talks with Scarlet Cheng”, *Belles Lettres*, 7.2 (Winter 1991): 20-21; “Becoming American: Personal Journeys”, Bill Moyers’s Interview with Gish Jen. <http://www.pbs.org/becomingamerican/ap_pjourneys_transcript1.html>; Julie Shiroishi, “American as Apple Pie”, *Asian Week*, (Sept. 27-Oct. 3, 1996) <<http://www.asianweek.com/092796/cover.html>>; Matthew Gilbert, and Globe Staff, “Gish Jen, All-American”, *Boston Globe Archive*, June 4, 1996, p53; Begoña Simal, “Gish Jen”, ed. Deborah L. Madsen, *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 Vol. 312; Mary Whipple, “The Love Wife”, Oct. 12, 2004. <<http://www.mostlyfiction.com/humor/jen.htm>>; <<http://www.amazon.com/World-Town-Gish-Jen/dp/0307272192>>。

② 刘海平、王守仁主编:《新编美国文学史》第四卷,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94页。

方面的显著成就,她多次获得各基金会的资助和各种奖励,例如,1983年获亨菲尔德基金会(Henfield Foundation)的大西洋评论奖(Transatlantic Review Award),1988年获美国国家艺术基金(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Award)、古根海姆基金(Guggenheim Foundation)、马萨诸塞州艺术家基金(Massachusetts Artists Foundation)和富布赖特基金(Fulbright)^①,1999年获兰南文学基金(Lannen Award),2003年她获得2003—2007年度的施特劳斯作家生活费用基金(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Letters/Mildred and Harold Strauss Living Award),五年25万美元的资助为她集中精力进行文学创作提供了经济保障。她的第一、二部长篇小说《典型的美国人》和《希望之乡的莫娜》先后被评为1996年《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年度十佳图书和《纽约时报》“年度显要图书”(the Notable Book of the Year)。她的作品在频频得奖之外,其中一些还被收入经典作品集,成为大学文学的教材,例如,《在美国社会里》被选入《文学新天地》(*New Worlds of Literature*, 1989)、《想象美国:希望之乡的故事》(*Imaging America: Stories from the Promised Land*, 1991)和《牛津美国女性作品选》(*The Oxford Book of Women's Writing in the US*, 1995)。《转换意味什么》(“What Means Switch”)被收入《成长的亚裔美国人:文选》(*Growing-up Asian American: Anthology*, 1993)、《成长的女性:美国万花筒中女性作家创作的短篇小说》(*Growing-up Female: Stories by Women Writers from the American Mosaic*, 1993)和《在美国成长的族裔:关于学习如何成为美国人的当代小说》(*Growing up Ethnic in America: Contemporary Fiction about Learning to be American*, 1999)。《水龙头幻影》(“The Water Faucet Vision”)和《同日生》(“Birthmates”)分别被收入1988年和1995年的《最佳美国短篇小说》(*Best American Short Stories: 1988, Best American Short Stories: 1995*)以及1999年的《世纪最佳美国短篇小说》(*The Best American Short Stories of the Century*)。任璧莲的作品还被收入《希斯美国文学选集》(*The Heath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5th Edition, 2005)。^②

二

自任璧莲在美国文学界崭露头角以来,美国文学批评界对她的关注与日俱

-
- ① 2003年作为福布莱特学者(Fulbright Fellowship)来到中国。
- ② 以上奖项和荣誉部分的内容参考了 Shuchen Susan Huang, “Gish Jen”, *Asian American Short Story Writers: An A-to-Z Guide*, ed. Guiyou Huang,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3, pp. 101-108.

增,综观这些成果,我们发现批评界对任璧莲的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研究主要集中于任璧莲小说中人物身份的稳定性问题。例如,安德鲁·弗曼在《早期美国犹太文学与任璧莲的〈希望之乡的莫娜〉中移民的梦想和公民的承诺对于身份的考验/纷争》^①一文中,称赞《希望之乡的莫娜》采用“耀眼的创新”方式质疑了美国身份/认同问题,他讨论了该小说中凯莉和莫娜两姐妹对于本族的两种相反的反应,将此描述为移民中的本土主义和同化主义。弗曼认为作家是赞成同化的,突出了身份的不稳定性,但是弗曼对小说中的人物随意变换身份表示了不满。毕贡娜·冈萨雷斯在《莫娜·张格维茨的重生——文化转换和自为的典仪》^②一文中也认为小说《希望之乡的莫娜》中人物的身份是变动的,并论证了小说对身份认同的复杂化处理。贝斯·珀尔曼在其博士论文《新世界文学中的十字路口和镜子,1814—1997》^③中指出,任璧莲认为身份是可变的,任璧莲的小说之所以重要,在于作者的大胆,作者在身体和文化的界定方面做了测试和拉伸的尝试,为自己的小说创作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乔纳森·弗里德曼在《谁是犹太人?:一些亚裔美国作家和美国犹太人的文学经典》^④中对任璧莲的分析集中在身份的形成上,他认为作者在探讨族裔忠诚和不同族裔间的互动关系等问题时采用了莎士比亚式的喜剧转换方式,指出身份一直以来都被本质化了。詹尼弗·何的博士论文《亚裔美国作家成长小说中的消费和身份》^⑤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她把《希望之乡的莫娜》作为成长小说来分析,将焦点对准其中的饮食主题,通过对生活习惯中最稳定的饮食习惯的研究将个人与文化传统相联系,从而确定族裔的身份特征,这种观点突出了族裔身份的继承性和稳定性。这些研究分析了任璧莲小说中移民后裔的身份所具有的两种特性:一是为了融入美国而同化所造成的身份不稳定性,二是族裔文化的自然延续所

- ① Andrew Furman, "Immigrant Dreams and Civic Promises (Con-) Testing Identity in Early Jewish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MELUS*, 25. 1 (Spring 2000): 209-226. <<http://www.findarticles.com>>
- ② Begoña Simal González, "The Re-Birth of Mona Changowitz: Rituals and Ceremonies of Cultural Conversion and Self-Making", *MELUS*, 26. 2 (Summer 2001): 225-242.
- ③ Bess Lyons Poehlmann, "Crossroads and Mirrors in New World Literature, 1814—1997: Gertrudis Gómez de Avellaneda, Charles Chesnutt, and Gish Jen", diss., Brandeis University, 2004.
- ④ Jonathan Freedman, "'Who's Jewish?': Some Asian-American Writers and the Jewish-American Literary Canon", *Michigan Quarterly Review*, 42. 1 (Winter 2003): 230-254.
- ⑤ Jennifer Ann Ho, "Consumption and Identity in Asian American Coming-of-Age Novels", diss., Boston University, 2003.

造成的身份稳定性。

第二类研究主要考察任璧莲小说中的跨文化关系。例如,杰弗里·帕特里奇在其《超越多元文化——任璧莲小说中的文化杂糅》^①一文中探讨了《典型的美国人》和《希望之乡的莫娜》中文化杂糅关系的问题,着重分析了作家对种族/文化群体的静态定义所做的挑战。他认为,《典型的美国人》里体现出一种对文化适应的焦虑,小说将“美国人”定义为本质上混杂的和有裂缝的。帕特里奇还指出,《希望之乡的莫娜》宣扬文化杂合。但是他认为文化杂合、变化不定的身份不利于政治斗争,倒是强调本质性的族裔群体才更有利于动员起来一致行动。周郁蓓在博士论文《当代华人与华裔美国小说中的自由概念》^②中批评了移民在处理跨文化关系时的失策。她指出,小说《典型的美国人》中的华人移民表现出对美国粗犷个人主义的崇拜,这种崇拜和美国的种族主义一样对移民生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小说《希望之乡的莫娜》中的华裔少年对西方哲学和社会改革理论不加分辨地采纳,希望借此解决文化冲突和人际间的冲突,然而,事实证明毫无帮助。这些研究都倾向认为,任璧莲小说中急于融入美国文化的人物实际采取的美国化措施其实是不利于移民自身发展的。

第三类研究考察任璧莲小说中女性间的关系。例如,在《亚裔美国文学中的美国》^③一文中,瑞秋·李指出,小说《典型的美国人》中呈现出一个清晰的由性别推动的情节,任璧莲的叙述描画了两位女主人公(姑嫂)之间的同性恋关系,而且小说还对性别和性如何参与美国表征的过程进行了深刻的揭示。魏艳梅在她的博士论文《二十世纪华人文学中的女性和母女关系》^④中论述任璧莲的作品时指出,在小说《希望之乡的莫娜》中,由母亲的故事和语言所表现的中国传统在女儿们形成新的美国化身份的过程中既是危机也是灵感的源泉。这类研究着重分析女性人物间的影响关系,并将这种影响和她们对美国产生的新感

① Jeffrey F. L. Partridge, "Beyond Multicultural: Cultural Hybridity in the Novels of Gish Jen", *Beyond Literary Chinatow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7, pp. 165-190.

② Yupei Zhou, "The Conceptions of Freedo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and Chinese American Fiction: Gish Jen, Yan Geling, Ha Jin, Maureen F. McHugh", diss., Kent State University, 2003.

③ Rachel C. Lee, *The Americas of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Gendered Fictions of Nation and Transn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④ Yanmei Wei, "Femininity and Mother-Daughter Relationship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 (Bing Xin, Zhang Jie, Chen Ran, Maxine Hong Kingston, Gish Jen)", diss., Stony Broo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1999.

悟相联系,从而决定了她们美国化的方式。

美国对任璧莲的研究体现了该作家在美国文学批评界所处的地位,对中国的研究起到某种联动和影响作用。在我国学界,已经有不少专家和学者做出了有价值的工作,20世纪90年代的论文有台湾冯品佳所写的《再造华美女性文学传统:任璧莲的〈梦娜在应许之地〉》(1991)、林茂竹的《〈典型美国人〉中的属性政治》(1994)以及刘纪雯的论文《车子、房子与炸鸡:〈典型美国人〉中的大众文化与国家认同》(1996)。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学者对包括任璧莲在内的华裔美国作家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其中张子清是大陆对任璧莲研究较早的学者,他参与长篇小说《典型的美国人》^①的翻译与写序工作,并著文介绍和评论任璧莲及其作品。他提出的“金色幽默”一语是对该作家创作风格富有创意的定义。他的《不同华裔美国作家构筑想象中的不同共同体》^②(2001)一文,对华裔美国作家进行了比较性的分析,进而总结了华裔美国文学的特点。他还协助北京外国语大学建设中国大陆的首个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中心,邀请任璧莲来访,对研究该作家及华裔美国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近年来,中国大陆相继有100多篇相关论文,多数成果集中于对《典型的美国人》单部作品的评析。例如,蒋道超的《文化并置和杂交——谈华裔小说家任璧莲的小说〈典型美国人〉》^③从民族文化和后殖民文化批评角度探讨了小说中表现出来的文化并置和杂交现象,指出作家以敏锐的艺术感悟力和娴熟的笔法揭示了后殖民时期美国文化、美国身份和民族重新定义的现实。石平萍的《〈典型美国人〉中的文化认同》^④认为,作家批判了“熔炉”模式下“典型美国人”的定义,提倡“美国色拉碗”式的多元文化,主张华人移民在建构文化身份的过程中,应该对东西方文化进行鉴别吸收,融会贯通两种文化的优点。

其次是集中于对《希望之乡的莫娜》的分析。例如,胡春梅的《‘越界’的书写——论任璧莲的〈梦娜在希望之乡〉》^⑤,李佳玲、孙建中的《流动地融合——

① 任璧莲:《典型的美国佬》,王光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

② 张子清:《不同华裔美国作家构筑想象中的不同共同体》,《当代外国文学》,2001年第3期。

③ 蒋道超:《文化并置和杂交——谈华裔小说家任璧莲的小说〈典型美国人〉》,《外国文学》,2002年第5期。

④ 石平萍:《〈典型美国人〉中的文化认同》,《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⑤ 胡春梅:《‘越界’的书写——论任璧莲的〈梦娜在希望之乡〉》,《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8年第3期。

《莫娜在希望之乡》之文化身份解读》^①，张龙海的《属性的变化，认同的执着——评任璧莲的《梦娜在向往之乡》中的出走原型》^②，都研究这部作品中华人移民建构文化身份的问题。相对于作家的第一部长篇，第二部所受关注度较小，并且评论的视角比较单一。

再次是对作家的第三部长篇《妾》的分析，如卢珊珊的《族裔融合与多元文化主义——简析任璧莲小说《爱妾》》^③分析了小说中族裔融合和谐景象背后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想。类似主题的学位论文有林琼的《多元文化主义在《爱妾》中的再现》(2008)，苏亚娟的《对杂糅文化身份的追寻：从后殖民主义视角解读任碧莲的《爱妾》》(2009)和赵明利的《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族裔身份：任碧莲作品《爱妾》的多元文化解读》(2007)等，都是围绕多元文化或杂糅文化身份展开研究。

除了对长篇小说的评析，还有少量成果是对任璧莲短篇小说^④的研究，如刘丹的《当代美国华裔短篇小说《同日生》的叙事艺术》^⑤、温红佳的《对峙 融合 淡化——对《谁是爱尔兰人》的文化解读》^⑥等。显然，作家的短篇在中国学界的影响力不及长篇。

综观国内外研究现状，可以看出人们主要运用了文化研究、后殖民、女性主义、叙事学和修辞学等理论对任璧莲作品进行研究。对她作品的评论多是肯定性的评价，比如肯定其轻松幽默的写作风格，较为真实地反映华人在美的个体生活经验，强调和谐社会的思想以及不为刻意迎合主流社会读者群而故意渲染异域风情或篡改中国文化传统等。美国批评界也注意到了任璧莲对于身份问

-
- ① 李佳玲、孙建中：《流动地融合——〈莫娜在希望之乡〉之文化身份解读》，《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1期。
- ② 张龙海：《属性的变化，认同的执着——评任璧莲的〈梦娜在向往之乡〉中的出走原型》，虞建华主编：《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第一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01—309页。
- ③ 卢珊珊：《族裔融合与多元文化主义——简析任璧莲小说〈爱妾〉》，《安徽文学》，2008年第5期。
- ④ 任璧莲的短篇小说《同日生》和《谁是爱尔兰人？》由郭英剑译成中文并在2002年第4期的《外国文学》期刊上发表。吉什·任：《同日生》，郭英剑译，《外国文学》，2002年第4期。
- ⑤ 刘丹：《当代美国华裔短篇小说〈同日生〉的叙事艺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外语版）》，2007年第6期。
- ⑥ 温红佳：《对峙 融合 淡化——对〈谁是爱尔兰人〉的文化解读》，《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题的高度关注,如《典型的美国人》中呈现了将华人移民转变成美国人身份的新定义^①,《希望之乡的莫娜》中身份的种族性、表演性和流动性^②,《妾》中的局外人身份等^③。然而,学界对于任璧莲小说中身份问题的研究基本上以对单部作品的分析为主,并且多集中于文化身份的研究,较多地研究身份的表征及其作用,对任璧莲小说中身份的多重性缺乏深入的研究,尤其缺乏对身份问题产生并持续存在的社会根源的探究。因此,对任璧莲作品中所反映的个体的复杂生存状态以及她在表现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方面尚有待深入研究,特别是一贯被认为以幽默见长的任氏风格,是如何表现因身份问题而产生“理性的愤怒”和焦虑,是如何表达作家对美国人身份问题的思考,批评界尚缺乏全面的研究。

三

在人生的每一阶段,人都在力求发现或建立一种稳定的身份,并希望得到外界的认可,从而获得生存的安全感。对于散居的个人或群体来说,身份的错位恰恰使他们失去了稳定性和安全感,从而引发身份问题。虽然华人移民到美国已逾一个多世纪,但由于种族、文化等原因,他们一直被视为异己,被置于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华人在历史上被美国主流社会赋予了一系列的“身份”——“东方人”、“中国佬”、“华裔—美国人”、“华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模范少数/弱势族裔”(model minority)、“荣誉白人”、“永久外国人”等等,他们始终被动地与“美国人”保持了令人焦虑的距离。

① 例如 Betsy Huang, “The Redefinition of the ‘Typical Chinese’ in Gish Jen’s *Typical American*”, *Hitting Critical Mass: A Journal of Asian American Cultural Criticism*, 4. 2 (Summer 1997): 61-77.

② 例如 Carole Goldberg, “Teen Has Identity Angst in Funny ‘Promised Land’”, *The Hartford Courant*, 16 June, 1996: G3; Andrew Furman, “Immigrant Dreams and Civic Promises (Con-)Testing Identity in Early Jewish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MELUS*, 25. 1 (Spring 2000): 209-226; Erika T. Lin, “Mona on the Phone: The Performative Body and Racial Identity in *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 *MELUS*, 28. 2 (Summer 2003): 47-57; Begoña Simal González, “‘Moving Selves’: Immigration and Transnationalism in Gish Jen and Chitra Divakaruni”, *Transnational, National, and Personal Voices: New Perspectives on Asian American and Asian Diasporic Women Writers*. ed. Begoña Simal González, Elisabetta Marino (Münster: LIT, 2004), pp. 151-173.

③ 例如 Michiko Kakutani, “Who’s the Outsider? Well, That Depends on Where You Stand”, Rev. of *The Love Wife*, *New York Times*, Sept. 7, 2004, late ed: EL.

因为身份的制约,华裔作家在美国走过了一条十分坎坷的职业发展道路。在谭恩美(Amy Tan)的《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 1989)获得商业成功之前,亚裔作家的作品基本上都很难被主要的出版商接受。在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开始时,作家和出版商把亚裔写作看作是冒险。一个有名的例子是,1976年诺普夫(Knopf)出版社决定将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作为非小说出版,就是故意强调其中国文化特色,试图让这部作品充当一种异国文化的导游产品。20世纪70年代,雷祖威(David Wong Louie)为了提高他作品的可销售性,决定从他的故事中拿掉中国人的名字,这是因为一些编辑拒绝他的作品,说他的作品“太中国化了”。^① 华裔作家的作品如果太中国化,便会被编辑排斥,因为那时亚裔处在非常边缘化的地位,70年代以前的亚裔作品须将亚洲人表现为没有威胁性的、低劣的群体,由此强化白人文化的优越感。杰弗里·帕特里奇指出,70年代之前的亚裔作品充当了美国人身体轻松的开胃品,那时的华裔作家就像文学中的唐人街的导游。韩裔美籍学者金惠经也说,亚裔作家在呈现亚裔美国人的经历时都是轻巧地、委婉地,甚至是幽默地,并不着重表现对社会不公正的关注;出版商和占主导地位的白人读者看到族裔作家是表现自我轻视和自我否定的种族自卑而不是批评美国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时,就忍耐了作品中表现的亚洲文化和价值观以及亚裔美国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② 自70年代起,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美国文学中的主流文学情趣和鉴赏力发生了一些转变,族裔作家的命运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80年代末,谭恩美的《喜福会》畅销一时,就连任璧莲和李健孙(Gus Lee)等一批后起的华裔作家与大出版社打交道也相对容易起来了。^③

在20世纪80年代初任璧莲开始她的写作生涯时,她深知“亚裔美国人”的身份给她带来的限制,她必须谨慎地处理出版商们对亚裔作家作品的预期和偏见,她应该创作什么样的作品是需要慎重思考的。任璧莲一开始写短篇小说时,其人物并非亚裔美国人,例如“Bellying up”(1981)和“Eating Crazy”(1985)里的主人公都是白人,因为当时以亚裔为中心人物的写作多不被主流读者接受。任璧莲曾经表示:“我开始写作时多元文化主义才开始兴起……我们亚裔

① Janice C. Simpson, “Fresh Voices above the Noisy Din”, *Time*, (Jun. 3, 1991): 67.

② Elaine H. Kim,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Their Social Context*, Philadelphia: Temple UP, 1982, p. 59.

③ Jeffrey F. L. Partridge, “The Politics of Ethnic Authorship: Li-Young Lee, Emerson, and Whitman at the Banquet Table”, *Studies in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37.1 (Spring 2004): 101-126.